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



# 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论集

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尹凤阁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集

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74,000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

书号 2002·267 定价 1.25元

## 目 录

探索探索者的道路,开辟未来·····冯 定(1)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研究谈一点意见	
关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孙伯镔(19)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李由义(44)	
《德意志意识形态》制定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叶汝贤(63)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思想·····蔡英田(84)	
《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 历史地位·····王卫国(102)	
《哥达纲领批判》对“过渡时期”理论的发展·····徐 亮(121)	
《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马绍孟(138)	
异化在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中的地位与性质·····赵仲英(156)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创立·····张文煜(16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陈村富 陈荣富(183)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基础	
略谈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隋儒诗(206)	
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规定及其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史上的意义·····余其铨(219)	
也谈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问题·····曾盛林(232)	
批判资产阶级对“青年马克思”的伪造·····新辉明(241)	

试论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 .....	丁常春(262)
列宁对冯特哲学观点的评价 .....	黄枏森(275)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规律观的发展 .....	吴振海(284)
列宁的唯物辩证法体系 .....	郭文卿(293)
略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	宋一秀 许全兴(302)
《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贡献 .....	崔自铎(319)
对矛盾同一性“第二种意义”的历史考察 .....	王永祥(327)
国内研究普列汉诺夫情况述评 .....	谢淀波(338)
各国对德波林学派的评论 .....	张念丰(361)
《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简介 .....	俞长彬 钱学敏(375)
编后记 .....	(380)

# 探索探索者的道路,开辟未来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  
研究谈一点意见

冯 定

## (一)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如何研究这三部分?首先是尊重历史,要把它当作人类认识史中间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要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如人们所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部分,就其思想渊源来说,都是在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提供的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很重视这一点。马克思自己就以能熟练地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而自诩。在他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里,他曾说,对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简直有点要“卖弄”它。恩格斯也说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在深入地研究和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能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些人的肩上而自豪!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作为黑格尔哲学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反映论,就不可能有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同优秀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之间的思想继承

关系，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从它们那里发生以及后来又怎样同它们脱离，研究它们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与历史联系，对于历史地、科学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产生时与当初那些资产阶级的先进的思想代表人物有过历史联系，而且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也仍然是和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影响的。例如，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看法上，除了充分地研究了摩尔根所提供的有价值的历史材料以及若干个重要观点外，还曾经批判过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修正主义者的国家观、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观。尤其是以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国家观（他们主张无领袖、无权威、无组织、无国家，有人甚至主张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消灭国家），对于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关系极大。因此，不懂得或不能了解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也就不可能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反过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受到了各种反对派观点的不止一次的攻击，并且马克思本人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答辩这些反对派时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愈益显示其光辉与正确。马克思说过：“那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sup>①</sup>

现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已经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无论赞成它的人和反对它的人都在对它研究，有些反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有些观点讲得有道理。例如，在西方颇为流行的社会学就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也是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社会学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是对社会作宏观的观察，而其他社会学种类则是对社会作微观的观察。有些人甚至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社会学里的“冲动派”或“冲突派”。这些观点我们并不同意，但是它却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资产阶级学者（有些人的政治观点是进步的）也在着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且把马克思主义中在他看来是合理的观点拿过去为他所用。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研究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的理论和观点，在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同任何一种思想体系一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认识的成果，它一旦产生，就获得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固然，他还是依据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与丰富着自己的内容。但是应当说，它同其他思想体系之间相互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人们也总是在比较当中获得认识并发展自己的认识的。列宁在讲到哲学史的时候说过，全部哲学史都是人类的认识史，这个结论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适用的。

一说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史，就会牵涉到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体现，作为一种观察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工具，作为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当然同社会上各个阶级的命运、同政治斗争有密切的联系。马克思说，哲学不仅从“表面上”、而且从“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正是指这一点而言。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研究它与政治的关系时又必须注意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表现在同其他意识形态（如政治、法律道德等）相比，它距离经济基础是最远的。哲学作为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其抽象程度远为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及。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哲学，除了有政治上的成因之外还有认识上的成因。一种哲学体系的产



生,固然是和社会上阶级的、政治的分野有关联,更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上一个独立的阶层出现有关联。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这种情况也没有完全改变。就是说,在政治要求与哲学观点之间,已经经过了若干个中间环节,在人们形成哲学观点之前,又经过哲学家或思想家们精细的加工。这种加工会受到科学技术水平、伦理道德、传统与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人们在形成一种哲学观点时是发挥了自己特殊的能动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它除了有联系政治这一面外,又有超脱政治的这一面。从历史上说,许多有成就的哲学家并不都是政治活动家,他们中的不少哲学著作也都不是充斥着政治内容的,其中有些人甚至还以厌恶政治、企图摆脱政治而著称(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情况有些不同。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篇文章里,曾经说过:“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也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sup>①</sup>可是问题在于,上述所分析的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也还是适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观点体系,作为一种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学说,也必然还有认识史的这一面。马克思不是神,一切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不是神。他们对待世间一切事物的认识也都是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知到比较完全地知。列宁有一句名言:“人们并不会因为革命开始而变成圣人。”<sup>②</sup>难道哲学一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的阶段就变成“圣经”,就变成完全的、绝对的真理了吗?多年以来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在对于哲学的研究以至于在一切学术研究领域里,完全用政治标准代替了理论标准,又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53页。

理论标准取代了实践标准。常常是把马克思的或其他几位革命导师的某一句话或某几句话当作天经地义、不可动摇的公式，去非难或否定他们讲过的另外一些话；或者是为了适合于所谓“当前政治”的需要，硬是对某一句话作出这样或那样随心所欲的解释。其实这种解释完全是从外面加上去的，是在经典作家那里根本没有的。或者是你捉住这几句话，他捉住另外几句话，而又常常各执一端，争执不下，完全作表面的、字句上的争论。大家都求救于“本本”，以为这样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其实这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非常之有害的。这种做法就排斥了历史地、科学地去探讨问题；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也无任何补益。不能忘记列宁说过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一种最完备、最严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贡献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以“伟大的认识工具”。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一成不变的、僵死的、凝固的东西。所以，为了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了能够对其中某个观点作出合乎实际的、真正科学的分析，为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反对公式化、教义化、简单化的倾向，就必须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研究，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

## (二)

我们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作一部认识史来研究，这并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仅仅是一部认识的历史。而是要求我们注意到历史过程和认识过程的有机统一，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历史的和逻辑的有机统一。

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说，辩证法既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同时又是认识的规律。而所谓逻辑，即辩证

逻辑，是指人们在运用辩证的方法思考问题时所遵循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它仍然是认识范围内的事。所以，所谓这三者一致，从实质来说，就是指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同认识的辩证法是一致的。当人们运用这三者一致的原则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特别是研究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时，可以发现，历史规律同时也就表现为逻辑的规律和认识的规律。一方面，当着研究人们认识的历史发展时，就能时隐时现、或直接、或间接地发现出历史发展本身的规律。另一方面，又只有把历史规律提高到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高度来研究，人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才能更深刻。不难理解，列宁对于“黑格尔在概念的辩证法中天才地猜测到了事物（现象、世界、自然界）的辩证法”<sup>①</sup>，以及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起点常常也就是人类认识的起点这些精彩的思想评价很高是有道理的。

既然历史的规律同逻辑的规律是一致的，那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时，就要自觉地运用这种一致性，从历史现象的演变中把握其中的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发掘其中内在的、逻辑的、必然的联系，以便使我们的研究能深入一步。

为了说明这种一致性，让我们举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为例。大家知道，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也不止一次地批判过。但每一次所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判都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重复，而是表现了它的内在发展规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创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斗争。而这个时期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如蒲鲁东和巴枯宁），则

---

<sup>①</sup> 《哲学笔记》，第210页。

是以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空想主义即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个斗争集中表现在承认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上。蒲鲁东在他的《什么是财产》和《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等文章里，提出了最初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认为，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以剥夺人类的平等为基础，因此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由此出发，他主张取消一切政府。马克思尖锐地抨击了蒲鲁东，认为他不知道种种社会制度均是“历史的产物”，他全然不懂历史，更不必说历史发展的规律了。蒲鲁东之所以有这种思想，是与他所代表的小生产者的地位相适应的。因为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集中，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sup>①</sup>正是由于小生产在经济上是分散的，因而在政治生活中也排斥任何集中或者专政。小生产者害怕失去自己的生产资料正如害怕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由此，小生产者的思想就具有平均主义、空想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特色。显然，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完全是对立的。

列宁也对无政府主义进行过无情的斗争。他在一九〇一年便写过《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提纲。批判的锋芒是指向俄国的民粹派。但是列宁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批判已经同马克思时代不同了。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他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者还主要是以思想家和学者的观点来看政治，那么，到了列宁时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页。

代，则更多的是从政治家的观点来看世界。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成为直接的实践任务，为了扫荡横亘在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列宁集中力量批判过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同时一刻也没有放松同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列宁从思想上、路线上，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果上，全面地抨击了无政府主义，尤其指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实践方面和思想根源方面的种种错误。列宁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由于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因此就根本不知道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不懂得剥削的根源，不懂得社会在向社会主义发展，也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其后果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sup>①</sup>在以后，列宁又揭示出无政府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即“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sup>②</sup>

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同一种错误思潮的批判，所选择的角度，所批判的重点以及所解剖的深入程度都是不同的。无政府主义既然是根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散漫性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性，所以在小资产阶级存在的历史时期内是不会根除的。不仅斗争在深入，人们对同一对象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入。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对于无政府主义也作过尖锐批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写了《科学和无政府主义》和《一个反抗者的话》。斯大林在一九〇六年间写了著名论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其批判锋芒集中指向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特别针对克鲁泡特金说的“任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21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

何专政,无论其意图怎样真诚,都会沦于灭亡”的论调,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专政以及对巴黎公社的认识,竟象我们“对中国文字的认识一样”(指中国方块字难懂难认——引者)<sup>①</sup>。他们根本不知道,所谓专政是整个阶级实行专政,而决不是少数几个人实行统治。无政府主义者既然否认任何专政,当然也就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反对“少数几个人实行统治”的借口下,把无产阶级的暴力统治化为乌有。所以不待说,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而对真正的敌人也就必须作“真正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个批判,较之马克思和列宁来说,无疑是更深入了一步,因为他指明无政府主义同无产阶级专政根本对立的实质,指明无政府主义者的世界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指明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意义以及克服无政府主义的途径。而这个问题是只有当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成为直接的实践任务,并且围绕这个任务的斗争深入一步以后才会提出来。

总之,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导师对同一问题所作的批判,绝不是杂乱无章和支离破碎的,而是有着内在的逻辑的必然联系。这些批判既反映了历史条件的演变,又反映了人们认识的深入。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sup>②</sup>认识发展的辩证法表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是生动活泼、丰富多采的。在同一事物身上有多方面质的规定性。这些质的规定性是随着斗争的发展逐步暴露出来的。而人们对于它的认识也决不是一次、甚至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历史会有某种程度的

---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2页。

重复，认识也会有多次反复。人们只有在反复认识中才能逐步揭露出事物全部的丰富内容。正因为历史的发展有重复性，所以才有规律可寻。然而又不是简单重复，这才产生了事物的发展与认识的发展。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也才能逐步揭露出事物的全部丰富内容。而且可以从这些认识的比较和研究中，发现它们内在规律，这就不仅是研究历史，而且对观察现实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中，另一个问题需要提出的，就是注意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历史阶段的划分及其各自的特点。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似乎可以这样划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确立；另一个是这些理论在实际中运用。当然，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基本理论也会有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实际运用也可以延伸至马克思主义产生之日。但是比较起来，这两个历史阶段还是可以大体上做些划分的。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这篇文章里，曾经这样说：“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再是十九世纪一位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成了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千百万无产者已经在运用这个学说同资本主义作斗争。”<sup>①</sup>在此前后，列宁还多次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公式的世界”，而革命实践是“现实的世界”，重要的是善于从公式世界进入到现实世界。

当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著作或理论存在时，它所要求的是理

---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

论上的完备和准确，就是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以至于全部人类社会所提供的优秀文化成果作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既不能忽略一点点成果，又不能忘却“批判地审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得出为前人所不能做出的，并且是充分领会了以往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的新的结论。马克思写的《资本论》可称为这种新结论的典型。《资本论》在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个新结论时，其材料之充足，结构之严谨，方法之妥贴，论证之充分，均为历史所罕见。但是，不能因为马克思写了《资本论》，无产阶级就可以象等待福音到来一样坐等世界革命获得胜利。相反，马克思强调在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列宁还说过：“我以为实践胜过世界上任何理论性的争论。”<sup>①</sup>这样，当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去摧毁旧世界时，就必须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人们熟知，例如列宁所写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其对阶级关系分析之精细，运用策略之灵活多变，运用一般原则时的创造性等等方面，又可称为后一方面的典型。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写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也不必要求列宁再去写一部《资本论》。因为两者比较，除了历史条件不同以外，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任务也不同。正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说的：“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sup>②</sup>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具有新的特色。列宁在不同的著作里，还多次引用歌德说过的名言：诚实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

---

①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页。



注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这个特点，不是没有意义的。有许多的矛盾或者分歧的意见难于取得统一认识，正是由此而发生的。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各国取得胜利的问题就是一例。有人说，马克思原来预计，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会首先取得胜利，而结果到目前为止，没有那一个这种国家取得了胜利。而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东方国家，虽然取得了胜利，又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曲折，甚至倒退。于是便认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他们说，或者是马克思当初的论断就不正确，或者是现实的发展离开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方面的责难，都共同地反映了一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认识，就是要求任何理论都能在现实中百分之百兑现，要求规律能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要求在“公式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之间划等号。其实，他们不懂得，发现规律同运用规律虽然密切相关，但这是不同的两件事。当着人们发现规律的时候，必须在分析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为此就要求舍弃那些枝节的、非本质的、个别的或特殊的东西。这样才可以达到“真知”。恩格斯在驳斥不可知论者耐格里的论调时说的话，正是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他说：“事实上，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并且使之确定起来。”<sup>①</sup>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就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时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的认识的升华过程。舍弃了这个过程，任何规律性的认识都不可能获得。然而，当着人们运用这个规律性的认识去改造世界时，则必须把抽象

---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页。